

朱德力挽狂澜于既倒——赣南三整

□解海南

医治，又无法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，不少官兵悲观失望、情绪低落、思想动摇，部队出现混乱，许多人经不起考验，相继离队，甚至一个排、一个连被带跑了团里还不知道，不少指挥员也离开了队伍，有的还在继续发泄失败情绪，要求解散队伍。部队于1927年10月下旬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时，只剩下了七八百人。

在这危难关头，朱德沉着镇定地在天心圩召开军人大会，说明革命形势和任务，对部队进行整顿。朱德在大会上高昂地说：“大家知道，大革命是失败了，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！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。同志们，要革命的跟我走；不革命的可以回家！不勉强！”他还引导大家看清中国革命的前途，不要为当前的失败而丧失信心。鼓励大家只要保存实力，革命就有办法。

在朱德革命到底的坚定意志影响下，指战员们也增添了继续革命的信心。陈毅后来回忆说：“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话，也逐渐坚定，看到光明前途了，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，这个部队肯定地说，是会垮定的。”朱德在部队混乱不堪、官兵情绪低落至极的情况下，力挽狂澜，把部队凝聚在一起，可见他坚强的革命意志、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非凡的马列主义远见。

天心圩整顿，是起义军余部转战途中的一个重要转折，是“赣南三整”的开端。这次整顿，统一了思想认识，振奋了革命精神，扭转了部队中的混乱局面，开始逐步稳定下来。

大余整编着重健全党、团组织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

10月底，朱德率领部队来到赣粤边境的大余地区。朱德、陈毅利用国民党军阀各派之间进行混战、放松对起义军追击的间隙，组织部队进行了整编。

首先从整顿党、团组织入手。重新登记党、团员情况，成立党支部以健全组织，注重连队工作，加大基层连队的党、团员比重，同时还选派了部分优秀党员去基层担任指导员，从而加强了党对部队的全面领导。

其次对部队进行整编。起义部队减员严重，原有的军、师建制都成了空架子。他们从实际出发，不再按照完整建制搭建部队，而是组成六个步兵连、一个追击炮连和一个重机枪连，暂称“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”。朱德为司令，陈毅为指导员，王尔琢为参谋长。整编之后的部队比原来更加集中、更加团结、更加精干，更有利于指挥和作战。

经过这次整编，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官兵们思想稳定、士气高涨，形成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体。此时部队虽然人数有所减少，但经过严峻的磨炼和考验，思想觉悟更高了，战斗力更强了，可以说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。

上堡整训着重申明纪律，调整作战样式，提高部队战斗力

11月初，朱德率领部队来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江西省崇义县西南上堡山区。这里环境相对偏僻，敌人暂时无暇顾及，正是进行整训的有利时机。

首先是整顿纪律。朱德、陈毅一直都很重视部队的纪律教育，他们曾经对部队转战途中出现的不良行为，进行过严肃的批评，提出过严格的要求。到了上堡后，根据形势的变化，部队的任务更为行军、打仗，而且还要深入农村发动群众，组织群众打土豪、分田地，建立革命根据地。因此，树立革命军队的良好形象尤为重要，对官兵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更为必要。这次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时，明确规定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全部要归公。

其次是加强军事战术训练。这支部队的指挥员多数来自于叶挺独立团，不少毕业于黄埔军校，他们沿用的是正规战的指挥模式。战士们大多参加过北伐战争，打的也是正规战，南昌起义后的一些战斗仍然是正规战。部队转移到山区后，朱德、陈毅等从实践中摸索出“还可以上山打游击”的经验，开始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。

朱德要求部队以连排为单位，在上堡、文英、古亭等山区村镇向群众做宣传工作，帮助群众劳动生产，收缴地主和土匪的武装，组织分粮、分田、分物。这里的百姓长期深受地主、土匪的压迫，大革命时期受过农民运动的影响，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，一经发动，便迅速行动起来，革命形势发展很快。

通过“赣南三整”，部队的思想得到统一，组织更加健全，军事训练更符合实战，形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。朱德终于把这支南昌起义留下的革命队伍带出绝境，使革命的火种得以保存，并成为实现井冈山会师的骨干力量。

中外将帅

恩格斯如何成为“伦敦头号军事权威”

□赵韦博

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，曾被马克思的大女儿小燕妮亲切地称之为“将军”。这源之于1870年至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，恩格斯在著述的50多篇战争短评，以及同马克思的若干书信交流中，一次又一次精准地预见战局的发展。甚至连马克思也深深惊叹和折服于其未卜先知、决胜千里的“神力”，称其为“伦敦的头号军事权威”。

未发先中，成功预测战争胜负。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，是聚焦争夺欧洲大陆霸权，在法国和普鲁士之间展开的一场军事对决。战争刚一爆发，许多资产阶级“军事专家”就纷纷断言，首先宣战、兵力占优的法军终将取胜。可恩格斯的眼光却超越了战场，基于对战争与政治关系的深刻把握，认为法国国内政治的极端腐败，必然导致军队组织的混乱、将领的庸碌。在这一政治前提下，法国对普鲁士宣战，即意味着“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敲响了”。他还指出，加之法国政府出于各种利益的需要，常常脱离战场实际对军事行动横加干预，更使得这场战争“已经失败一半了”。果不其然，法国的战争计划看似天衣无缝，可却在战争刚开始，就出现了人员不齐、装具不足、给养极差等混乱状况。从法皇拿破仑三世至法军主要统帅，也都表现出令人震惊的犹豫不决和有违常理，加之常常来自于巴黎政府的蛮横政治干预，本来处于优势地位的法军一再错失良机，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，以致造成尔后的一败再败，直至第二帝国最后崩溃。

通达地理，清晰辨明战场指向。1871年7月19日，法国对普鲁士宣战。战争首先会在哪里打响？法国与普鲁士以及南德意志诸邦交界漫长。此时法国不仅在陆上边界，还准备向波罗的海方向派出远征部队。另外，法国与中立国比利时的交界，也可能成为军事突袭的一个捷径。“一看地图就可以得到答案”。恩格斯以独到的军事眼光，对欧洲的地理版图加以解读，一语中的地指明了战争爆发的主要方向，甚至连首战地点都预测的分毫不差。他形象比喻到，如以巴黎为中心画弧，国界自然形成一条等长弧线。但是国界在法国东北边境离开这



条弧线而形成一根短弦。在法国看来，只有在取得短弦以北直至莱茵河的边界以后，巴黎才能得到等长弧线边境的掩护，而且有一条河流作为国界。法国数百年征战史正是紧密围绕于此展开的，这里也将成为普法军事冲突的主要方向。恩格斯还指出，在这一必争必保之地，有两条纵贯南北、彼此毗连的山脉——佛日山脉和霍赫瓦尔特山脉。在二者之间唯有一条极便于大军运动的宽阔通道。于是“这里就有了一个自然界规定好的作战方向”，第一次大规模冲突一定发生这个通道内的某地。恩格斯所指的这一地区连续发生了三次大规模会战，果真成为普法战争一开始的主战场。

衡善机巧，精准预言战争进程。在普法战争中，随着法军主力野战兵团相继覆灭，战局聚焦于对法国要塞城市的攻防。在斯特拉斯堡、土尔、巴黎等要塞面前，势如破竹的普军遭到了顿挫。欧洲新闻界普遍认为，这些地方久攻不克，是因为普军不善于围攻，或者只是为了进行军事试验。恩格斯对此嗤之以鼻，他详尽解析了要塞攻防技术手段及其作战方法的重大变革，提醒那些不懂军事的人们“究竟什么是围攻”。19世纪以来，筑城技术和火炮技术取得长足进步。独立堡垒体系已经取代旧式要塞，通过在要塞周围修建大量独立堡垒，

有效实现了相互之间的火力和兵力支援。线膛火炮出现并不断完善，特别是大口径线膛炮和触发引信炮弹的出现，大大提升了对要塞的毁伤率。技术改变必然导致战法变化。恩格斯指出，对防守方来说，这种变化使得要塞的坚守不仅取决于要塞本身的坚固程度，更取决于要塞守卫力量，特别是一支能用于主动出击的野战军团。对进攻者而言，攻取要塞需要采取一套标准作业方法。他以围攻沃邦式六角堡要塞的过程为例，指明了攻陷斯特拉斯堡的时间至少是22天。而该城堡从开始受到正规围攻直至最终陷落，恰与恩格斯的预测相差无几。

识破人心，彻底刺穿战争迷雾。普法战争中，两军首次交锋发生在法军极为突出的右翼。因此，普军的主攻方向将指向法军右翼，成为“军事专家”们的一致共识。恩格斯却指出普军是在声东击西，普军的主攻一定是针对法军的左翼，“那么向法军右翼进攻，就会迷惑他们”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当普鲁士发布全力进军巴黎的电讯，整个欧洲舆论界都信以为真时，恩格斯则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，指出普鲁士这一异乎寻常的做法，根本“是伪造的，是为了迷惑敌人而故意散布的”。他认为普军意欲在被围的法军巴赞兵团周围布下“口袋阵”，为诱使法军麦克马洪兵团背离巴黎、驰援巴赞，才大力制造这一虚假舆论。他甚至还于麦克马洪兵团在色当被歼前一周，就准确预报出其终将覆灭的结局和地点。恩格斯之所以一次又一次成功识破普军的战役伪装，根本得益于他对毛奇个人指挥特点的深入了解。毛奇作为普军总参谋长，在德意志统一战争中，常以极为大胆，有时甚至是违反常规的作战行动屡立奇功。在恩格斯看来，毛奇常常“以他惯有的才略采取行动”。正因为深谙此人，他才能毫不犹豫、一针见血地揭露普军一举一动的虚实真伪，直击战争发展的实质和要害。

恩格斯在普法战争期间著述的战争评论，奠定了其在当时欧洲军事界的无上荣耀，达到了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又一巅峰！这些传世不朽的军事经典，更为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穿透力和生命力，提供了一盏指路明灯。

军事思想

军事时评

□尚伟

军人生来为战胜。一支军队如果不能打仗、打不了胜仗，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。因此，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，都把打赢作为价值目标和荣誉追求。

2017年7月30日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训练基地隆重举行。习近平主席掷地有声地指出，“我坚信，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、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！”这铿锵有力的话语，强烈震撼着全军将士的心灵。

80天后的10月18日，党的十九大庄重宣示：“建设一支听党指挥、能打胜仗、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，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”，再一次明确了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。

“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”，体现了党中央、习近平主席对人民军队历史成就的高度肯定和素质能力的高度信任；“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”，标明了党中央、习近平主席对人民军队未来发展的战略擘画和实践要求。而这种肯定和信任、擘画和要求的背后，有着90多年来一代代革命军人过硬素质和超强本领的有力支撑。

百年大树长盛不衰，靠的是根深蒂实。战场是实打实的较量，打仗是硬碰硬的对决。战争的“迷雾”之中，隐藏着一条亘古不变的铁律。在血与火的战场上，胜利之神总是青睐那些有真本事硬功夫的军人和军队，战场上的赢家，必定靠本事和实力说话。

翻开人民军队90多年的历史长卷，一个个素质过硬、本领超强的鲜活形象跃然而出，上演一幕幕能打大仗、能打恶仗、能打胜仗的历史剧：大渡河畔，仅有3发迫击炮弹的红军神炮手赵章成弹无虚发，摧毁了敌人3个火力点，为部队渡河发挥了关键性作用；黄土岭上，八路军战士李二喜千米之外精准开炮，日军的所谓“名将之花”阿部规秀瞬间凋谢；朝鲜战场上，志愿军狙击手张桃芳在32天内用436发子弹毙敌214人，留下了一段传奇故事；大洋深处，海军372潜艇突破“水下断桥”，危急时刻，指挥员数十道指令无一差错，全艇官兵500多个动作无一失误，短短3分钟，潜艇安全脱险；茫茫太空，航天员刘旺凭着1500多次重复训练的经验，圆满完成“神舟九号”与“天宫一号”的手控交会对接……正是一个个像他们一样刻苦钻研，顽强拼

有本事才能打胜仗

搏，练就了一身精湛超群的硬功夫的革命军人，构成了人民军队威武之师、胜利之师的闪亮“名片”。

绳短不能汲深井，浅水难以负大舟。当今时代，知识更新和科技创新的速度之快、规模之大、影响之广前所未有，军事领域的变革更是令人目不暇接。任何一支曾经所向披靡的军队，任何一个满怀斗志和激情的军人，如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，掌握不了先进的军事科技和作战理论，都将被时代所淘汰。2001年，在英国海军服役22年的安德鲁王子宣布退役，这一举动震惊英伦三岛。安德鲁参加过英阿马岛战争，曾多次表示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心爱的海军。据白金汉宫知情人士透露，王子退役的原因在于，“海军的技术日益复杂，海军军官必须掌握极其复杂的海军装备。安德鲁是一名坚强的军官，但他没有能力应付日益现代化的海军”。

现代战争表面上是“芯片”和“钢片”的“硬对抗”，实质上仍是敌我双方军人素质的“软较量”。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，我军多年没打仗了，打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，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这“两个能力不够”的问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。缺乏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的经验，各项建设成果缺乏实战检验，是我军建设中的一个明显短板和不足。新时代的革命军人，如果只是身子进了21世纪，思想还停留在20世纪，如果只是手里拿着信息化装备，却不了解现代军事和科技知

识，脑子里想的还是打机械化战争，就算不上素质过硬，更谈不上能打仗、打胜仗。

研战知战方能胜战。新时代的革命军人要想知道现代战争是什么样子、未来战争怎么打，须主动来一场军事学习革命，大兴学习战争、研究战争之风。要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军事著作，多研究古今中外战史战例，紧跟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，研究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，把握现代军事指挥规律，不断提高谋划打仗、指挥打仗、带兵打仗的能力，力争做到知彼知己、料敌在先、掌握主动；要结合部队转型发展，瞄准部队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，特别是影响制约战斗力生成的瓶颈短板，大力推动科技创新，深挖细研训法战法，拿出破解难题症结的真招实策。

“刀不素持，必致血指；舟不素操，必致倾溺；弓马不素习而欲战胜者，未有不败者。”提高素质能力，增强打赢本领，还必须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，切实提高军事训练的实战化水平。不能搞花拳绣腿的假把式，也不能有危不施训、险有不练兵的消极保安全思想。如果在训练中总是怕出事故，缩手缩脚，甚至以牺牲战斗力为代价消极保安全，随意降低训练标准和难度强度，必将在战场上付出血的代价。

走过光辉岁月的人民军队，正朝着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迈进。新时代的革命军人，必将在强军兴军的征程上练成素质过硬，能打胜仗的强将精兵！

